

桑樾

天地玄黄日月辰宿，东溟桑白西焱樾木，盈昃列张两立相望，水火夙怨震天动地，一丝轻烟前尘了了，浑不自知情根早深，散落时空纵贯后缘，生生世世只为遇你。

驻疆将领林涛者，英武神威带兵有道，身有一造型奇异钢戟常随，戟身赤青相见，民喻之古灵法器，雄神转世得君重望，驻守疆关万夫莫开。然内朝宦流图谋歹恶，欲起反心，涛者建功无数乃心腹大患，奈何天高地远谗言灼心，纵林涛护主衷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时过半载君确疑其心已异。

时值朝堂有文臣秦明者，人如其名，冷清澄明不善结流，明者见地深广常利社稷，不卑不亢不结不染，得君赏识位高言重。因不屑宦流伪善，又常奏其陋，两相互厌积怨早深，故计秦明委特使，远赴边关彻查疆领，实为伺机而动除之以绝后患。秦明虽知此途遥艰命有劫数，奈何君令不可违，一路劳顿抵疆营时，人更消瘦。待没看实大漠荒沙，突黄龙漫天，飞沙走石仿如割肤磨骨之利刃，秦明只觉刺痛遍身眼鼻难捱，不知何为间一物忽从头顶盖下，未急反应脚倏离地，腰间一弯上身倒下，未待他欲挣，耳边啸风已弱，只闻一如钟鸣方刚声，替特使递布。

过不多久，秦明复能视，白帐内立四五人，旁有一桌前坐立一人，一长戟靠于侧。在下林涛，刚多有得罪。

桌前坐立者已起身步前，随近，秦明细查其战甲已旧多有缝补，其余四五人所着，虽比之较好，然也限。

荒漠啸风易卷黄龙，重则吞人无形，方才不及解释，望特使体恤。

为何这战甲如此？

秦明目光仍在缝补粗线处，却听四五人中一轻哼声，朝堂之人又怎知军中兵务疆场撕戮，奈何近谗视我等头颅热血为谋叛逆贼，兵粮数月短缺，补给迟迟未到，派人索命倒是够速！

不得无理！

林涛声厉目威，那人登时噤声，秦明未怒，反微颌，将领所言甚是，在下不才只识书本谈兵，既营况与所报实际有差，秦某自当细查如实回禀，还望将领多有指点。

秦明在营时过半月，营中军况目目灼心，粮草欠石补给盘缺，战甲残损兵刃老旧，然军心稳定一片精诚，操练不怠守关若磐。林涛特嘱秦明不适漠北，清粥虽同但

中总有他材，秦明见今竟有鲜百合，心下微喜，又见脸色尚稚战甲至膝者，也只领粗糠蒸团，随增细怒，终寻至帐前欲入，却闻其中先有话声。

大将，为何如此讨好特使，你我行端影直，有何可惧！

林涛细笑，

并非讨好也非心惧，若问你鲜少经风雨，便在荒漠北吃沙，作何体会？再凭心而论，特使可曾故意为难？

不曾。

那便是了，来营半月，你又可曾听特使怨过一句？

不曾。

江湖之远自不比朝堂之上，特使清善我早有耳闻，待人虽疏然心境澄明，半月来公事公办不偏不倚，若你仍觉是我讨好心惧，那便罢了，但不可再对特使微词。未将不敢。

秦明闻言，转身复退，细怒散，微喜聚，然不知为何。

复过半月，夜，秦明帐内，林涛正看其拟书回函，乎惊查冷光，神色顿警，未及秦明反应，只觉入人暖怀，然待他看清不由大惊，一血淋箭头直穿林涛肩胛，帐外登时嘈杂，火光漫天刺客声声，林涛属将急入内，见其手覆箭缘，面如白纸，血淋若酱，同慌，

不好！箭中有毒！

医急入帐，然毒血未出，犹不敢施，林涛见秦明两手微颤，强撑笑意，如此看来，特使的劫，更难渡。

秦明无暇理会，即刻上前以嘴覆伤口，黑血吮出，满帐皆惊。

秦明见医仍怔愣未动，登时一急，不及擦去嘴角污血，还不速医！

待帐中复归二人，毒血尚余微效，秦明只觉舌尖麻涩，林涛查其变，道医嘱需多水饮刷，然舌麻遇水刺痛，秦明不愿多饮。

林涛手持水碗，目色柔诺，

你若因救我自生变故，林某恐难不偿命。

秦明回望，心添抖跳，

一命换一命，你救我在先。

目色不改，林涛轻笑，

既如此，你命我救，无允不可失。

秦明微愣，水碗已递于眼前，心燥擂鼓顿觉口渴，举碗深饮，细流顺嘴角滑落，林涛覆手抹去，秦明只觉燥顺血脉上颊，林涛眸定不离，秦明再饮三碗仍觉颊烫。

暗刺未成，林涛属将日夜兼程终护秦明稟文顺入朝堂，君阅毕，半疑半怒，即宣二人速回细奏。行前一日，秦明见两属将随林涛立于高墙值岗，二人却似偷抹眼角，虽心有感，却未问。

临行马背，秦明回望枯燥黄沙，
大漠孤烟，不知何日再见。

漠北苦寒，愿你今生不必再见。

林涛善骑，秦明安卧其怀，顾君命待复，脚程更急，近十日二人临近都郊。秦明自问生性淡薄，然这十日间却为此生最喜乐，唯二人相随，看市井郊林，走山河利川，伴孤夜萧寒，虽从未提情，却情深浸入骨。

终遥望复见城门，然未及再近，乎铺天一黑，二人登时被众蒙面黑衣团团围遮，四周林中人影绰绰，似绵绵不绝，手均持利刃，寒光嗜血。

秦明心下暗惊，林涛却似早有所料，只觉身后一冷，林涛已立于马侧。

自古武将未能战死疆场者，乃唯憾，但既因护你周全而葬于此，我无憾。

这一劫我怕是难逃，然宦流未除，莫怪君暂茫，还需托于你，此戟终日伴我，见戟如见人，今浸我血，守面君约。

林涛说罢手覆戟刃，血色瞬溢，秦明未及反应，只听身后传来一阵急促蹄声，
大将！一人一戟若不见君，我提头来见！

电光火石间，秦明只觉骏马飞跃，黑群大惊乱避，疾驰中城门已近，唯见林涛属将在侧，无望林间一片血光。

君只见秦明不见林涛，心正存疑，却见秦明持其战戟，朝堂之上难顾礼条，手覆戟刃共盟血誓，跪恳先救林涛于死劫。宦流见秦明安立未损，心大惊，竟拔剑欲刺，百官群起君怒滔天，即亲帅禁军随秦明赴郊。

然，已晚。

再见林涛时血泊早涸，战甲已碎闭目若梦，周身围拢轻唤哭喊，却不曾再醒。

秦明走近，围拢逐散，从不想复见此面，已隔阴阳。战戟掉落，膝软坠地，面如白蜡，手颤覆其胸口，却无一声，也无一泪。

再拾战戟欲立，忽一口血涌，急悲若洪顺溢如注，鲜沥刺目浸染满襟。

数年后，社稷再稳宦流全覆，秦明体弱终日独深，寒来暑往只伴一戟。林涛属将知其身弱乃表，实则相思成疾。自那日涌血，体康愈下，林已逝，世间再无留恋，秦不医，只愿早伴黄泉。

那日高墙上，林涛细叹，怕是最最后看这黄沙一眼，唯二最心腹属将，一托疆关，一托秦明。

若此劫能只收我一人，也算老天待我不薄。

那日梦中复见来者，秦明终滴落千行，
所托不负，我已倦了，能否允命随？

来者轻笑，拥己入怀，暖若春煦，甘愿沉眠。

秦明逝后，戟自断，遂流落，不知所踪。

长安城近日怪事频出，不知何故连现三起无头纵火案。但若说是普通火案，却又处处透着蹊跷，所烧之宅虽全为弃屋，然那烈焰仿有妖法，久扑不灭反有越烧越旺之意，更有目击者称，那火光中熠熠灼灼竟似双眼凝视。待灭后浓烟也久聚不散，焦土黑若墨锭，色如吞人魔洞。

各类传说也随案件连发却毫无头绪再添鬼怪，甚有自称胆壮之人夜半时分特去窥探，却闻有阴厉女声于焦朽中啼哭。传言四起不脛而走，登时市井骚乱，城内人心惶惶，日未落便门窗早闭，连巡夜更夫也心有忌惮不敢靠近三宅附近。

不久后入案一人，只是此人值时已疯疯癫癫，话无逻辑整日哭喊，若草草定罪恐难服民心。然此案一日不破，城中便一日不宁，兹事体大，时任大理寺少钦林涛领命协调。林涛刚毅正直自不信鬼怪之说，日头正高时，先去三宅走了一趟，却也觉这火烧的邪门。大理寺不是没碰过纵火案，但这类无冤无仇又烧的只剩黑灰，一片烈日曝晒下都显黑遂阴寒的案子，倒也真是头一遭。

想起人传夜中更曾闻啼哭声，林涛虽心下只认是编造，却还是一个纵跃，半卧于不久前刚烧的损宅外一棵树荫间，只等入夜。

夜色渐深，早前树下还热闹的人声，日落将半时就四散不驻，现下里更是只有一片寂静，深远处更夫喊锣都听得真切，子时已到。月色清朗云淡聚，林涛细察不觉眼前早已隐入夜色的损宅有何奇异，下树准备近前再察。

未及林涛迈进宅门，只听真似有一凄厉女声在损宅幽深处细泣，声音徐徐绵绵却透着拿人拔寒，仿如渗皮入骨的阴湿泥沼，声虽无形却裹人欲窒，林涛不禁伸手

覆上腰间佩物。此佩物异于常人，更像一把断戟，戟刃利若剑锋，赤青相见，虽无人知这折戟来历，平日里林涛却宝贝的紧，别人轻易碰不得。

手覆兵刃顿觉异感消散，林涛吸气定心，随后迈入宅门准备一探究竟。然再细听发现这哭声似已停住，空气中细嗅之下，还有一奇异脂粉香，然林涛鲜与女交，只能再多嗅几下以求记味。薄云渐散，月色重明，见似有一物在月下反光，一片黑漆中更显明亮，然拾起未待细观，突感身后一阵冷嗖，林涛迅速让身仍觉臂侧登时一疼，有暗器！

林涛一个纵跃翻出宅墙，同时回望见有三五人影正欲随上，好在早前树荫间干待无聊，已把附近宅居细细观过，捂住伤口不让血滴指路，穿进暗巷又是一跃翻入一间民宅。但未料此时宅内屋窗仍亮，林涛心下一惊，子时已过竟还有人未息，似察屋外有响动，只见一人影在烛光中起身，拾起烛台正走出屋门，宅外小路也有临近脚步声，林涛不及解释，一把拉过拾烛台之人，速吹烛灭捂其口鼻闪入屋内。

直至门外脚步声渐远，林涛才察觉看似被拢在怀之人无声无息，仍举烛台也无任何反抗，贴在身前的身骨十分清瘦，这才松了手，

“多有得罪。”

那人并未说话，而是重新燃亮烛色，林涛这才见人真貌，一袭素袍眉目冷秀，眼神毫无波澜略透寡淡，桌前摆满诗书古经，应是备考书生，却不由心中更疑，

“你不怕我？”

“若真是歹人，方才直接杀了我便是，又何必带我躲起来，”

说着又细瞥林涛官服，见其臂侧纺布有裂，裂下有血，

“你受伤了。”

即便已见官服，依旧不惧不扰，这人处处透着与常人不同，林涛不禁心好奇，

“鄙人林涛，敢问郎君？”

那人已从柜中取出一盒，置于桌上，林涛见里面瓶瓶罐罐似存了不少创药，

“秦明。”

“看你应该是个读书人，想不到还懂医术？”

林涛见秦明在瓶罐中并无犹疑，直取一青瓷小瓶，递于眼前，

“略通一二，外敷即可。”

暂时危机已解，林涛这才感臂侧阵痛，秦明惜字如金不再出声，他也没有理会，取了腰间佩物置于桌上，正坐在椅前准备上药，却见秦明似乎被这折戟所迷，愣神直盯，随后手覆其上细细摩挲，说来也怪，从不让人随意碰戟的林涛竟没拦他，只见秦明晃失低喃，

“这...莫非是桑欏...”

“桑欏？”

还是首见有人对这折戟目光不是窥探而是着迷，林涛心震来神，也顾不得上药，

“你认识这戟？”

“....谈不上认识，”

秦明似是有察失态，敛了神色又如淡泉，

“只是在书上读过，觉得有些相似罢了。”

“想不到我这断戟还是个宝贝，不妨说给我听听？”

林涛被这话听得心头一热，若说这折戟的来历，实则他也不知，刚入大理寺不久，某日在庙街巧遇一说书先生，手正持此折戟，传说林涛无心细听，这折戟却仿若有魔力般让他魂牵梦绕，说书先生原不肯让与，那也是他谋生之物，却见林涛实在心诚，攒了半年的饷钱只为求一折戟，若不够就再攒半年，再不够再半年。说书先生见他铁心要戟，只叹许是前缘未了，便让。

“只是上古传说罢了，此戟本为西焱欏木所有，其与东溟桑白交好，却因水火二族不为对方所容，终难逃兵戎相见，欏木桑白不愿为敌，便命此戟桑欏，溟焱相灭化烟消散，便有传说桑欏为两魂自合，赤火青水。”

林涛听得入迷，毫无察觉秦明正眉头微皱，把青瓷小瓶轻推来至，已到手边，

“这书你处可还有？能否借我讨教？”

秦明见其已是无意上药，拿起瓷瓶自将药粉洒于血口，林涛登时吃疼，立刻回神，这才想起刚刚境遇实则大有文章，应即刻复命，他起身收戟，正欲出门，却被一手轻扯衣角，顺力回身，青瓷小瓶已递于眼前，

“带着吧。”

林涛细笑神有柔光，秦明不禁微怔，

“今日仓促，过几日自当登门再谢。”

几日后，秦明正在宅院内看着房顶瓦檐边一伤了半耳的白猫，猫似受惊不敢跃下，却又细叫连连直望秦明，奈何这瓦檐甚高院内无梯，正不知如何间只听叩门声，应门而开，林涛正立在外。入院未定便也闻猫声，林涛即刻将折戟和小食交与秦明，一跃翻上侧墙，沿壁向前走至房侧，再一跃已上房顶。

秦明看其身手矫健不由微叹，转瞬已将白猫抱于眼前，

“伤了耳朵。”

二人为其细理伤口，又给了些水食，白猫似乎是认了家，窝在门廊里呼噜连连，林涛正将带的小食也推到秦明眼前，

“那日赠药的回礼，不知你喜甜喜咸，索性都卖了一些。”

林涛又细量秦明一番，

“你这身子骨这么弱薄，应该多补补，虽然我不懂考功名，可看你过了子时还不寢息，怕是会吃不消啊。”

桃花酥饼味甘馅糯，秦明也不知道自己心之所喜是随何而来，未及答话，又见白猫身立，走至二人脚边再卧，

“看来它是不想走了，取个名字吧。”

秦明不自知嘴角还带酥饼细皮，正盯白猫心生一名，目向林涛开口欲答却见对方先伸手凑近，只觉一从未感过温热干燥覆上唇角，轻轻摩挲却似燥烧热撩，怔愣间只听心擂只感耳热只视林涛，

“...怜耳。”

秦明甚至不察自己应了声，

“好名字。”

林涛已收手，只是神中仿若那夜的柔光更浓，秦明方察这心之所喜乃随柔光而生。自这之后，林涛三五不时便会登门造访，还总提带各种小食，纵火案虽尚未明朗，整日奔波劳神劳力，然纵是案情不明却心有所恋，眉带喜色眼梢溢笑裹藏不住，大理寺上下凡人见他，总打趣少钦分明是有喜事，若是订了日可别忘招呼上上下下下去讨个彩酒，他虽只笑不语但神中淌爱。

秦明每日虽有怜耳相伴并不寂寥，考期临近苦学更甚，却仍不能将林涛置于脑外，纵林涛在侧思恋也盛，若其偶伴枯夜则精神甚聚，书文至黎不觉困乏，按书所述秦明自觉这应是所称相思病，然每思及此名却又颊泛细红。

这日夜，案情停滞林涛微愁，大理寺内也显杂嘈，索性提了些小食至秦明处欲梳理静思。晚食后秦明正在烛下疾书，每如此林涛从不打扰，也会随意拾书静读以伴。只是此时心中有念，并未留意所拿书封，随意翻页中林涛还在寻思那夜拾到的反光之物。

物乃一枚耳环，特寻了几间当铺，此环上所配，为顶级夜明珠，恐能抵自己几年饷钱都不止，除了名门望族圣亲国戚，恐普通人家难有所持，如此贵重之耳环会掉落在损宅焦枯中，甚又有三五人为其不惜取自己性命，实为可疑。然虽那三五人因夜色未能看清自己，林涛却也不曾看清他们，之后又夜访过几次三宅，再无啼哭声，也不见人迹，想来是怕暴露更多，隐了行踪。

林涛之后也走访了全长安大大小小的胭脂铺，却未曾寻得一相似气息。两条甚为可疑大有文章的线索却如断崖戛止，林涛不禁心中细燥。手中书无意翻至一页，

却见其中所绘火光如先前市井描述，烈烈中似有双眼，林涛登时警觉，细看注文，此火种乃西域罕物，因炙烧不断遇水也坚，光灼若神目熠熠，故赠称麒麟火。林涛只觉终窥端倪，正欲再细读下文，宅外突一阵骚乱人声，已过寝时报更，却听妇人叫嚷杂伴孩童哭喊，再看窗外正透出红黄艳光，推窗仰望映夜如昼，秦明定睛急望林涛，

“看来又是一场。”

林涛心下暗叫不好，立刻夺门而出，待二人在宅外站定，家家户户均驻街观望，只见城西正燃熊熊烈焰，火光冲天晃目不能直视，相隔甚远却仍似觉周身燥热。终得见此焰真容，林涛直感这次火烈尤甚，他虽急赴火场，却不忘惦念秦明，先将其送于屋内一番叮嘱，又复留折戟让他自护，走前还将桌上那书本拾起。

这场火直烧到近天明终灭，且不同于前三起案件，这次烧命二人。只是这人烧的纵使林涛见惯尸首也心有异感，副副骨架烧至黑酥，仿只消细吹便化尘埃。

林涛即刻将西域志上呈大理寺卿，他断这四起案件背后定还有更大阴谋，麒麟火乃至稀罕物，恐唯有暗市黑街嗜血商人才会做这种买卖，不如深入暗访。然大理寺卿念举考将至，暂按其呈待断，哪知第二日便不知从何处抓住一似西域人者，身傍一物正自称为麒麟火种，对四案供认不讳，当日即刻收押。

林涛为此更觉蹊跷，耳环脂粉和那三五人者，嫌人却只字未提，心中疑团愈发层层叠叠，终将苦闷诉与秦明。

“若真如你所说，此案必有内幕，并只怕这所牵扯，远非你我之辈所能亲近之人。”

秦明正细观耳环，麒麟火种他先前也有耳闻，

“难道说……”

林涛后字未出，便被秦明用手覆嘴，两相互望心意已通，林涛却眉头更深，

“今次举考，你要多加小心。”

“三日后便是。”

“我不担心你学识，只忧这一入官场不知能否再护你如今。”

“若不适，辞官便罢，开个医铺也能自活。”

林涛知秦明考举不为恋官，却为许早逝父母遗愿，看其清瘦脸庞不禁笑带柔恋，

“你这身骨细弱不必操劳，我的饷钱倒还是养得起你和怜耳。”

秦明闻言心下顿生羞喜，颊红脸热偏头不视，然手安卧林涛掌心，不舍抽离。

林涛所期无异，秦明确高中，然面旨后，秦明只觉天旋地转脚下无根，烈日当空却如五雷轰顶。也不知如何浑噩回宅，林涛入宅院便见怜耳细蹭秦明脚边，人却若呆木，不禁立察有异，

“如何？”

林涛细声轻问，秦明无神无感，闻此声终目有微亮，将一旨交与其手，阅毕，林涛同颓，然不消片刻突将人紧紧揽怀，初次环抱却只感怀中冰冷清瘦，心更添哀之际，却感一双细臂也环过腰间。相拥而立不知许久，终只能叹，“圣意难违。”

新科状元赐婚驸马本应是佳话，然婚期愈近秦明愈愁，自那之后秦明搬出旧宅，新宅气阔却孤冷空荡，每日忙酬繁迎，看似无暇顾他，却不知实则更念林涛分秒不能离思，日日计数虽寥寥五墨却如光阴十载。林涛亦然，心伤神哀沐春不再，火案已了却郁郁寡欢，大理寺凡人再见他无人再敢调侃。

然林涛却又直觉不止火案难平疑思，赐婚之事更添蹊跷，婚期匆忙却似早有所备，今日更听赐婚实乃公主之意，民间更流传那日会有奇异烟花大庆，突心底一震，拿出耳环细细端详，一阴冷渗骨仿若那日女声啼哭般猜想瞬闪进脑海，林涛登时大惊，立至秦明新宅却寻不见人，殊不知就在此时秦明也正于大理寺寻己。

未寻得人林涛心感空寂，想到方才所疑更添担忧，不自觉间竟走至秦明旧宅。旧宅昏黄落日下再无一生气，怜耳林涛已带回自宅，此时这旧宅就仿若心情，空落苦寂。突闻门外有脚步声，随门开启，来人正是秦明。

二人五日未见，眼中繁杂思恋却似隔世再会，顾不得言语只剩两腔热怀紧贴，林涛遂察这怀中之人似更清瘦，心中跳痛仿若利刃直贯。秦明似有要紧事，虽恋暖怀却不容耽搁，立刻牵林涛入屋，颊红未消然神色明利，

“今日公主过府看察，我却觉她发钗上配珠甚是眼熟，你可还留存那耳环？”

林涛一听心下更震，他立刻摸出耳环，又将自己思量细述，秦明眉头紧蹙，林涛感察手心中原本微凉正细细冒汗，

“你有何想法？”

秦明抬眼，细望林涛却未言，

“你若想走，我便带你走。”

“如此境况下一走了之，那便你不是你，若你不是你，我便不是我。”

“前路只怕凶多吉少。”

“随你一起，大凶也是福。”

婚期如至，公主大婚朝野均参，秦明素袍已除，一袭赤红却面色寡白仿若腊月寒梅。立于殿侧眼望黑黑麻麻铺铺片片，难辨林涛，正欲再细寻公主随圣临驾，然未及拜仪，公主先步于前，

“且慢，大婚前特备一助兴花礼献于圣君，呈！”

随此宣，见七八人合推一巨型木箱，能躺横卧四人有余，只是未待开箱，突木箱爆裂，有一人影窜出，半身血污，一赤青相见折戟撑其单膝跪地。秦明一眼便识那是林涛，不禁向前迈出半步，未待众人反应，又见人群中跳出两人影，欲朝林涛突刺，

“花礼有诈！”

随林涛这一声惊呼，朝野瞬间乱做一团，不想密谋被破，公主登时怒起，直指圣君，手中拿出一物正欲向其掷，却感有人突来一撞，手中之物虽跌落飞入身后殿中，公主这才看清撞来之人正是秦明，羞愤难当，

“你竟坏我好事！为今日我勾心谋划，甚至用大婚做赌，却仍未能替阿娘报仇！”

瞬火光四起在殿中漫漫烧烧，众人见此烈光灼人刺目皆惊四散，那跳出的两个人影却正步步逼近，林涛一眼便望远处秦明一身赤红，未等公主欲立，已速寻至前，终看真切心中牵挂这半身血污，秦明只觉心如撕扯，然二人无暇多叙，正一大理寺丞也寻至侧，林涛即命其带秦明远离火殿，再看那两道人影也已杀至。

那日林涛所疑虽秦明笃信，却无凭无据，涉及圣亲更不可莽撞，只能暗中自察，然婚期催促线索渺茫，林涛前夜终复见那三五人中三人，鬼鬼祟祟将一木箱藏至于大婚杂物中，本欲暗察却不慎被识，一折戟取三剑，虽险胜却也是伤痕累累，开箱惊察内实为火药，然天已擦亮人声临近，匆忙藏起三人尸身却赶不及再寻寺卿，索性藏于箱内随机应变。

身负有伤林涛只能勉力支撑，却忽闻公主狂笑，

“好一个大理寺少钦，那日能闻啼哭却仍敢近前，还拾我耳环者必是你了！”

林涛随近终再察那奇异脂粉香，公主却依旧冷笑，

“然也不过尔尔，为今日之谋划你又如何以为只有那一处火药？！”

林涛随这话心下一惊，未等那二人正合力一掌欲推其入火殿中，林涛已转身自投火光，秦明本正被寺丞带远，不想却见此景，

“林涛？！”

人马一片混乱，秦明却只能见这正火光吞噬的楼宇，不顾身边寺丞阻拦，迈步上前，

“驸马！去不得啊！”

秦明却似听不见也看不见，不知总被林涛在惜的清瘦身骨如何爆发出仿若所向披靡般冲劲，任谁也拦不住这一身赤红直赴火海。

秦明刚入，殿廊倾塌再无退路，林涛还在查看殿内却不见火药，方知中了公主之诈，未及再寻出路，便听轰响回身，却只见烈焰中一团更炙红绸直朝自己而来，怀中一热，一双细臂紧扣腰间。

“秦明？！”

不想如此险境中来人却是心中所爱，林涛大惊，

“你这是何苦！”

秦明双臂依然紧扣不见松意，

“无论生死，我意已决。”

林涛看着火光愈烈殿门早塌，火墙团团高围耸入殿顶，心知这次怕是再无可退，原紧握折戟也随手松坠地，双手轻捧怀中人颊侧，

“既然如此，不如再多看你几眼。”

火光艳红映的秦明细唇酥俏，大限已至林涛再无顾忌，覆唇只尝软糯甘甜仿若那日桃花酥饼，有些贪婪般不愿松口，轻舔深探细啄吮吻直至秦明目露水蒙方才短住，却见其脸颊甚至躁红过这火光，

“这嫁衣很是衬你。”

秦明定神细喘，

“那便自当是这亲许了你。”

林涛却随这话双眼蒙雾，

“这亲算是成的轰烈。”

“可有悔？”

秦明伸手覆其眼角，林涛视其眸眼，两相眸海中爱之将涌仿若悬河坠天荡灌无疆，

“有，悔没再早要了你。”

漫天滔火灼人蚀骨，却不及这唇齿炙热厮磨狂躁。

纵今日焚骨成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折戟朽中再落。

清末民初，社稷动荡，时移世易，江山再改。清华园几经沉浮不负育人初衷，学术思潮日趋成熟，1924年秋，清华学校新招留了几位教书先生，其中一位便是任教生物课的秦先生。

秦先生单名一个明字，虽在生物课任教，却也熟通医理，早年留洋不列颠数载得两学位，学成所归之时正遇清华学校曹云祥校长新任，其主张“吾人今日所汲汲者，不在输入文化，而在将所输入之文化，如何融合，如何承受，令其有实用于国家”，欲改派遣留学为自培才栋，秦明虽性格寡冷不善交际，但认同曹校长之治学方针，对方特登门诚意相邀时，更首肯秦明心澄术专，育人者谨当如此，如前任校长唐国安所言，“教育之方，端赖道德”。

秦明任教第二年，国学研究院入职王国维梁启超等几位大家，虽然留洋读理学，但秦明对传统国学兴致也深，有时会去旁听讲座，多有照面小有讨论后，几位先生间偶有一聚。

28年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掌控京要，林涛时任中尉随革命军进驻北平，安置一段时间后，便听清华大学理学部前些日子里丢了批制剂，据说其中有些价格不菲，更有能致人命，这事情便可大可小，只是各方势力正直更替都不太平，警务内部自也乌烟瘴气，案子查的马马虎虎，校园本属清静之地，却被互推六二五的来回扯皮叨扰不断。林涛上属念及也算新官到任，便令林涛领档查看，若是能查出个眉目更好，不过林涛却自有心思，他早对清华大学早有耳闻，领档的下午就直接去了校务处。

“林长官，想不到这批制剂还要劳烦您亲自来，”说话的人是理学部勤务，正带着林涛在学园内穿行，清华内主楼为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颇有些偏西式风格中不失中式元素，一长型灰楼白门配另一红墙拱顶，林涛看的颇有兴致，

“发现制剂不见的，是学院生学课的秦先生，我们这位秦先生留过洋，虽然是教生物学，但他也还有医学学位，论术业自是没挑，就是这脾性和一般的先生不太一样，不太喜欢与人交流，怕是您一会要碰钉子，我先提前跟您说说，”那人自顾自说的热闹，林涛只是不时轻轻点头，

“要说整个清华学校，啊不对，您看我这说顺了嘴，国民政府来了以后我们也改叫大学了，哎，只是这校园里看着静逸，实则也是暗潮汹涌，要说整个大学里，秦先生唯一还能算相熟的，也就是国学研究院的王梁二位先生了，可惜王先生前年...哎...梁先生随后也跟着离校医病，自那以后，你我这般鲜活人物，到了秦先生眼里，只怕更成了一副骨骼框架咯。”说着请林涛让进了一扇门，

“王先生之逝实乃国之所难...梁先生我也熟悉，他所作《李鸿章传》早有拜读，英雄时势自古两难互全，中堂一生所历，特别是洋务运动后卷入世界潮流，梁先

生为亲参见证者，看的透彻深刻，可惜按您之说，原也无缘亲见。”林涛不禁由衷而叹，

“林长官不愧是黄埔高才，果然见识深广。”那人已将林涛带至了一屋前，随门开启，林涛只闻似有细淡药水味溢出，屋子里尘静不染，

“不敢当不敢当，说白了也只是喝了几天国产墨水的一介武夫，你们都是学问人，不耻笑我班门弄斧才好。”

说话间林涛却被屋中一物吸引了目光，纵是见惯了血肉白骨，但这屋子里跟宝贝一样还罩了个玻璃罩子的骨头架却是头遭见，林涛夹着新鲜看的认真，并没有察觉到正半开的门后还坐了个人，

“这秦先生若真按您先前所说，在这乱世吵杂颠沛流离里，若把市井间看作一副副白骨倒也是现下里的写实浮世绘，哪怕校园算是难得净土尚暗潮不灭又有友忧愤而去，但就算如此看透，也还能坚守育人医人，看似孤冷寡淡却术者仁心，这秦先生的洋墨水，喝的通透。”

这便是林涛和秦明的初见，一着军装潇洒笔挺，一着西装儒雅不凡。或是因林涛这番话，秦明难得没对他如常人般冷淡，甚至冲了一杯林涛虽早有耳闻但还从未有机会尝过的咖啡端到眼前，

“林长官此来所为何事？”

林涛看着杯子里的液体似极中药汤色，闻起来却大不相同，听秦明所问立刻抬起头，

“叫我林涛就行，长官什么的，秦先生高抬了。”

说着林涛端起了杯子，军人作风些许豪迈的喝了一大口，谁知立刻满腔苦涩还带着细烫，让他吐也不是咽也不是，腮帮子半鼓眉头紧皱，却发现秦明看着自己的这个表情，也不知是不是错觉，竟露出了些许笑意，林涛心下一狠，大有捏鼻子灌药的架势生把一股热流给咽了下去，细细露出一一点舌尖正吸着气，又见秦明起身递来一杯清水，道谢后一饮而尽，这才算缓了过来，

“这咖啡看来我是无福消受，”

一边说着一边苦笑，这才重新坐直敛了神色言归正传，

“我来主要是想问问秦先生那批制剂的情况。”

“秦明。”

林涛先是微微一愣，随即反应过来点了点头，后二人熟络，也没有以惯用兄谓相称，而仍旧直呼其名。

至于这制剂，最后还真找到了，不是别人，正是这理学部的勤务。两日后林涛复来寻秦明，正想让他带自己再去制剂室看看构造，却见那日接待的勤务行踪鬼祟的闪进楼门，怀中似还鼓鼓囊囊，二人对视一眼，心下明了，放轻脚步尾随，见其也进了制剂室，跟着走了进去，正见那人将一些瓶瓶罐罐从衣怀里掏出。

被人撞了正着，无可推辞，那人只能全盘供出，早几个月毫无征兆，孩子突害了大病，花光了积蓄可谓倾家荡产，只是病稍有起色家里却再无一米，想到这制剂能买个好价钱，实在无奈还是动了邪念，但这后勤到底还是觉得偷来的东西有违道德，咬着牙又把家里能当的都当了总算熬到了给薪日。原本想赶着更替混乱中无人有心多理会这么几瓶制剂，找个时机再还回去，谁知没等他行动，林涛就寻上了门，还是军职中尉，那人立刻心虚不想忙中出乱，被秦明林涛一起撞见。只是林涛听后，却不由低叹，连年征战动荡难安，乱世磨人时代浪淘，虽然案子破了，自己却犯了难。那人大气不敢出，随二人回了秦明的办公室，只见他一路眉头微皱，刚刚点过制剂瓶数不错，那人也连说自己一滴都没碰过，秦明最后也只轻叹一声罢了，那人一愣，

“秦先生，您不怪我？”

“既然制剂没少，那就当没发生过，刚好林...长官在这里，就当盘点疏忽吧，但还是要记下大过处分，以警下不为例。”

“谢谢秦先生，谢谢林长官。”

那人情绪激动，连说三声才退了出去，林涛却面带细笑打量着秦明，

“我还以为你会带他去警局。”

秦明并没有看向林涛，而是在写着什么，

“就算是去也应该是你带他去，说到底这是林长官负责的案子，如今这世道似他这般如浮萍者，繁不胜数，你不也同样放了他一马。”

林涛还站在门边手里摆弄着军帽，

“他们都说你性子冷淡，我看非也，秦先生实则甚通人意。”

秦明随着这句话抬起眼，见林涛还面带微笑，

“所以林长官话外何意？”

林涛立刻不再藏笑意，笑暖若煦不禁让秦明有些晃神，

“无他，不知秦先生可否赏脸陪我这孤家寡人吃顿便饭？”

“我为何要如此？”

秦明虽然这么问着，但眼神并没有拒绝之意，林涛已经戴好了军帽，

“长官本指着这件事烧出一把上任火，不吃饱了哪有力气圆个故事撤火。”

“小二儿！别打摆子了！”

林涛带着秦明穿街过巷，来了琉璃厂附近的一间小馆，

“来了您呐！呦，林长官，这参子没怎么见您，这是哪儿奇遇去了？”小二儿打量了一番秦明，穿着讲究眉目清秀，似还有些脱世感，一看便知身份不凡断不是会轻易来他们这种蝇头小店的人，赶快拉下肩上搭的细白手巾板儿，仔细掸了掸条凳，这才又转回林涛旁边，

“您还老三样儿？”

林涛点头之际似乎又盘算好了什么，补了一句，

“再加两碗豆汁儿。”

“得嘞，请好儿！”

这边小二儿还没应完，那边又有人高呼，“小二儿！再给我加个板儿！”

秦明自进来起就不禁眉头微皱，

“不好意思啊，这里太吵，但是味道纯正，你忍忍。”

说着林涛拿出了箸桶里的筷子，在茶杯里涮了涮，这才递到秦明手里，

“你常来？”

秦明看着身边杂杂嘈嘈好不热闹，不禁对林涛起了好奇，怎么看他也不是北方人，这街边小铺倒是吃的有滋有味，

“来过几次，这间铺子确实不错，菜烧的讲究。”

二人正聊着，却见进来一留着辫子的遗老遗少，似乎店里的人都认识他，低低私语铁树斜街那酸秀才又来了，秦明见那人长衫老旧缝缝补补，发丝黑白混杂似有五十上下，坐下后也不点食，一壶高沫儿配着几粒花生米，嘴里似乎还念念有词。林涛见过这人两次，却不似别人那般讥讽，只是静看不语。突然铺子里跑进来两个小童，拽着酸秀才的辫子耍弄，酸秀才仿佛被碰了逆鳞，登时一急吓的小童哭喊跑远，惹得铺里人开了腔，

“我说酸秀才，这都什么年月了，还留着这条破辫子，你也不怕长虱子！”

这话立刻引来一阵嘲笑，酸秀才面子薄，拍案而起，

“一派胡言，辜先生说过，我们的辫子是长在头上，你们的辫子是长在心里！”

这话一出满屋嘘声，林涛却觉得甚是有理，细察秦明随着嘘声眉头更紧，他不禁开了口，

“这位所言不错，辜先生留英时，在爱丁堡大学运动会就因为这辫子还拿了个冠军，他人虽没过线，但跌倒时辫子过了线，校方几经判断，最后还是把冠军给了他，因为不管怎么说，这辫子是他身体的一部分，”

林涛说着喝了口水，

“如今这刚几年光景，断辨只为表，若想真摆脱这束缚，只怕是还需要几代人，”秦明正看着林涛微怔，虽然他无意参与这些街井是非，但提起辜先生倒也甚是熟悉，没想到林涛也知道这其中故事，越发觉得这人很是有意思，不过林涛的话似乎还没完，见那酸秀才面露得意大有要慷慨陈词一番之势，林涛细笑，又继续道，

“然辜先生也非完人，虽文采非常通晓多国语言，一代狂儒当之无愧，可早年间随张香帅办汉阳铁厂，因地大物博之由未先察铁矿石构成，进口错了矿炉，出场钢铁脆薄易断，最后还是让中堂大人亲信盛宣怀以官督商办名义接管，所谓术业有专攻，辜先生之领域，还应是学术为重。”

酸秀才见林涛给个甜枣又补一巴掌，心里犯火，

“这李鸿章才不是什么好人，辜先生一向看他不起。”

林涛倒也没气，而是继续说道，

“时势造他愚忠，大愿两宫回銮却终未能亲见，他造时势跨步，晚清云涌无一后不有他身影，梁先生书有著，李中堂风雨飘摇中每每被委之责总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国人辱咒却鲜自省自反，出使欧美纵风光无限礼遇有佳，然中堂大人临终所作绝命诗仍不忘提点后人，‘海外尘纷尤未熄，诸君莫作等闲看’，正同梁先生所述，断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

这番话落，原本铺子里的喧闹却弱了下去，连酸秀才都不再说话，显然这话题没了市井调笑的俗乐，很多人自觉无趣，林涛却不以为意，回头迎上秦明的视线，冲他一笑，

“这回可算是安静了。”

秦明本还在体味他方才所说，却随着这句一愣，这才察其开口真意，

“就是为这个？”

林涛正点着头，小二儿适时端上了他的老三样儿，干溜儿丸子，盐爆散单，外加一道烧二冬，末了放了豆汁儿在侧，旁边还跟了两只油炸双圈。

秦明看着豆汁儿不禁面露难色，这液体颜色青中透黑一片灰蒙，细闻似还有酸朽味，却见林涛端起碗来大喝了一口，又拿起一只双圈，咬下只听酥薄脆裂，

“豆汁儿配焦圈儿，绝过豆浆配油条。”

秦明见林涛似乎十分喜欢这青灰色中有些掺稠的液体，转眼已喝下去半碗，便也捧起碗送至嘴边，细抿一口，只觉一股酸馊味立刻浸漫舌尖鼻腔，吐也不是咽也不是的人，换成了自己，眉头深深皱起，再看林涛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

“你现在喝这豆汁的表情，是不是和那日我喝咖啡时一样？”

秦明自知林涛这是故意如此，生将这股味道咽下，随后对方递来茶杯，又把焦圈儿推至手边，

“你吃这个吧。”

说着拿过秦明的豆汁儿碗一饮而尽，秦明跟着咬了口焦圈儿，确实酥脆，浸着油脂的薄面皮别有风味，只是未及再品，却突感一手覆上自己唇角，林涛正细看那处，随着拇指触感抹过，秦明顿感脸燥，林涛此举极尽暧昧，不输留洋时见过的街头爱侣，再看林涛轻笑之余，眼神中似透些许情意，秦明只觉心若擂鼓，速低眼不敢再看林涛，视线却又一直盯于对方双手。

二人饭饱后，林涛也没急着回去复命，而是先陪了秦明随意在琉璃厂里穿行，难得来一趟，秦明看的颇有兴致，林涛却无意中在一杂铺前的瞥见一布下半露在外的赤青相见之物，不自觉走近，将其拾起细细端详，

“哎呦客官，能一眼相中这物件儿的，您还是头一遭。”

秦明似乎也觉得这物件有什么魔力，直让人移不开眼，遂又覆手细感，

“看这造型，像是断戟。”

“二位爷这瞅着是行家啊，我这也是无意中从底下收上来的，您要是真识货，替小的掌掌眼。”

林涛不知为何，只觉得手里拿着这赤青相见的断戟就仿佛有个声音在脑海里回荡，竟有些松不开手，

“也不算什么行家，只是若我今日想收...？”

掌柜即刻心领神会，自己的袖管倒是够长，但林涛正穿着军装，袖口处量体裁衣不长毫厘，便手脚利落的从桌下拿出一布，盖住二人一双左右手，只见布下似有几番动作，掌柜立刻满脸堆笑，

“行，敞亮人！”

最后秦明也不知道林涛到底花了多少钱，只是看他像抱着宝贝一样怀揣着这断戟，和这一身军装搭衬，样子倒是有些滑稽，林涛看过来时，先是一愣，随即也笑了起来，午后阳光此时有些刺眼，让他不自觉的眯起眼，

“你该多笑笑，现在这样看着好多了。”

秦明这才意识到，自己此时原来嘴角带笑，被林涛这么一说，脸颊跟着有些蹿红。

随着国民政府行政，清华大学内部也有动荡，更名后也改换了新任校长，前任曹校长留下的四年制并未改动，之后一段时间里又先后任聘了冯友兰先生等一批名家教授，虽学术发展可嘉，但校政间多有纷扰，不过秦明并无心于这些纷杂，每日依旧专心治学。

在这些许变化中倒也不全是坏事，秦明的讲座上之后跟着多了一个人，只是这人不是在校学生，来讲堂的时间也随机无定。这人便是林涛，别看他平日里军装笔挺配靴无尘，赶上不用当值又或者忙里偷闲的日子，有时也会换上一袭粗布长衫或者一身黑色布服混入学生里，来听秦明的讲座。

虽然秦明讲到的内容他并不全懂，更有些完全是听天书般，但林涛依旧听得津津有味，每次都挺直端坐目不转睛，久而久之秦明的学生也大都认识他，见面会叫一声林先生，只是这先生的称谓让他实感受之有愧，被喊的浑身不自在，最后一番寻思，林长官又太见外，干脆改叫了声林大哥。

每次秦明出了讲堂，看着军装以外的林涛，总会眉头微皱，特别是两个人走在一起，一个西服考究，一个穿着随意，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偶尔有本系学生碰见，还会掩嘴偷笑，每当此时，秦明都会微微挑眉，瞥向林涛，

“你就没有一身更像样的衣服吗？”

“我这布衫可是老娘亲手所缝，有何可嫌。”

这话倒是让秦明无言以对，他只能微微摇头，

“确无可嫌。”

林涛的课转眼蹭到了31年，只是校园如国势，最近也十分不太平，新任校长目中无人，对教授先生毫无敬待，更断绝教学资金，首当其冲便是理学部，所有制剂均面临短缺，授课一度陷入困境，秦明无奈只得卷进校政杂扰，连同学生及教授会拟书信至教育部请其撤职。

只因秦明平日鲜理校政，无论大小校会几乎从不出现，如今却在撤职之事上同书，校长尤怒，亲自寻上时秦明还在课中，也不管不顾劈头问责，眼看已经砸了三个烧瓶还在叫嚣不断，得恩秦明的勤务顾不得多想，直接去寻了林涛，一听来由林涛甚急，顾不得手头的事务直接随了而去。

待他到了理学部，楼外已经被学生围了个水泄不通，只见秦明正站在楼梯台阶上，被一群学生和几位教授与校长隔开，秦明表情虽依旧孤冷，但看向校长的眼神里透着厌恶，校长衣衫显然被多人拉扯，扣子掉落，正指着秦明大放厥词，

“平日里看你一副正人君子，好似不食人间烟火，想不到倒打一耙的时候也和这群小肚鸡肠是一丘之貉！还有你带的这群好学生！”

说着脱掉外衣往地上狠狠一摔，

“还就不信了，不给你们点颜色瞧瞧，不知道马王爷长几只眼！今天我就撤了你的职，杀一儆百！谁若敢拦，一并撤职开除！”

学生教授却无一人退缩，双方又是一阵口角，林涛越听越气，走过去扒开眼前的人群，其中不乏有认识他的学生，一见他还穿着军装，眼中带光立刻改口林长官，秦明见人群中走出之人竟是林涛，眼里的厌恶之色立散，也跟着添出了惊喜，林涛看了他一眼，轻轻点头，然后站在了校长扔在了地上的衣服旁，

“吴校长，校园内务我本不应过问，只是学园清静之地，秦先生在校数年尽心任教，如今国势本难，先生教授如此境况却依旧悉心育培，学生勤勉欲为国之所用，只怕还轮不到你如此指摘。”

“呦，这不是林长官嘛，别人怕你也就罢了，我可不怕，一身军装就了不得了？自古军人无问文人事，此乃我校内务轮不到外人插手，来人，把秦明给我请出去！”

一见又有人出来替秦明撑腰，吴校长登时气急败坏，说着就招呼身边跟着的几个大汉，大汉当真领命，林涛一步横在三人面前，

“谁敢！”

“林长官，你别不识抬举，现在我还能用个请字，你若是再拦，小心连你一起拖出去！”

三人大汉复又欲前，人群中更是一阵骚乱，却听一声“砰”响震耳欲聋，

“我看谁敢！”

众人回神，只见林涛一臂高举入天，枪口还有轻烟未散，独立于群周身腾着的怒气如一团可见炙火，然而秦明看着眼前这人的背影，却觉那团炙火仿佛暖流遍涌血脉，心中阴郁早散无踪，学生中立刻爆出一阵人声，三人大汉呆若木鸡，再看那吴校长已经吓到腿软坐地，手指颤抖似若筛糠，声音尖细刺耳，

“你...你竟敢鸣枪...”

“我再说一遍，不只是秦先生，谁若敢动任何一位今日在场之先生和学生，先问过我手里的家伙答不答应！”

人群一阵欢呼夹着掌声，那三人大汉赶快架起吴校长走远，林涛这才收了枪，认识他的学生们更是心情激动，围着他一通叫嚷，林长官林大哥响成一片，再看林涛刚刚的一身怒意严穆瞬不见踪影，又换回了平日的笑意，忙摆手中还面露些许羞色，秦明却不禁挑起嘴角，无论世道何其忧，只要看着这人的笑，心中便总有那安枕所。

人群渐散，林涛这才有机会蹭到秦明身边，眼神中带着漫溢的关切仔细询问，

“没事吧？他有没有伤你？”

秦明细笑着摇了摇头，

“没有，无非也是欺软怕硬之徒，就是因为不能奈我何，才这般气愤。”

林涛稍稍安心，但还是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把秦明又打量了一番，确认过诚然不似有伤，这才点了点头，

“那就好，这次之后他应该不敢再轻易动你，不过要是他还敢故意为难，你即刻找人寻我便是。”

只是一听这话，秦明却突然有些担心，

“你今日无故鸣枪，只怕他不会轻易放过。”

“不用担心，我能处理得好，”

说着林涛一拍脑袋，

“差点忘了我那里还有事，你没事就好，今天我先走了，改天再来看你！”

不过秦明心里甚有惦念，赶上第二天下午没课，难得他会主动离校，可惜林涛却没在，秦明本想等等，门口的人却挥了挥手，

“您别等了，林长官这几天都来不了。”

“为什么？”

秦明心中其实已猜出了端倪，

“您说您是清华大学的教书先生，那自然知道昨天的事，擅自离岗还无故鸣枪，被罚了回家面壁三天。”

果不其然，秦明暗自苦笑，又问过林涛住所，那人倒也很热情，说受过林长官关照，前年老父病重，林长官给他悄悄塞过些细钱。

不过要说林涛这家也是巧了，正在秦老胡同，秦明手里提着一些路上随街买的坚果，对着胡同名不禁轻轻摇头，敲开院门时，本以为林涛会愁云惨淡，谁知对方应门声就透着响亮，开门时还眼带笑意，再一看清是秦明，立刻那笑意变成了大喜外溢，拦都拦不住的漫涌，只是刚一把人让进门却又觉不对，

“你怎么知道我家？”

“我刚刚去找你，你不在，门口守卫告诉我的，”

秦明说着走进了正房，林涛的院子在胡同中间的一个小偏门里，看着更像是临时加的，小院里一棵老槐年岁早长，此间正枝繁叶茂，仿佛一把撑在院顶的绿伞，小院里只有一正一侧两间房，估计也是原先的大院宅后来切割出来散租的，正房的桌子上，还摆着那日林涛买回来的断戟，旁边还有块湿布，敢情林涛正在家有心耐乏的擦着自认的宝贝，秦明收了视线看向林涛，顺便指了指那断戟，

“你所谓能处理好的方式，便是如此？”

林涛揉着头发双颊泛红，似乎是有些不好意思，赶快给秦明倒了杯水，

“主要是最近这段时间外面太乱，原本有令不要随意鸣枪，那姓吴的仗着是教育部委派，回去立刻就打了小报告，不过长官昨天骂了我一顿也就算完了，这三天面壁其实只是走走形式，”

林涛说着又看回断戟，

“我最近倒是觉得这断戟很有来路。”

秦明看他说的神秘秘，不禁也凑近了细看，不知何时林涛已经坐在了身侧，正指着其中一处，

“这里好像是有字，但是十分模糊。”

秦明顺着他的手指也凑了过去，似乎还真有一字型，正抬眼想要说些什么，却发现此时二人脸间的距离也就一拳左右，不禁愣了神，林涛见秦明没动静跟着也转了脸，这一转不要紧，鼻尖几乎碰在了一起，甚至连对方的呼吸都能感受到，两个人的双眼仿佛有磁力，将对方紧紧吸引谁也移不开，秦明只觉得整个脖颈往上都在不断烧红，林涛则被秦明的呼吸撩的气血上涌，

“秦明，你...接过吻吗？”

“...没有。”

“我也没有...要...试试吗？”

“...嗯。”

下一秒，一个温热的柔软触感瞬间覆了上来，只觉得意识都跟着一阵阵酥酥麻麻，然唇间又仿佛如饮甘泉，香甜入口就像是熬了蜜，求之若渴久不能停，原来这就是接吻的感觉，最后也不知过了多久，在两个人都有些粗喘中，总算暂离这份痴缠，

“秦明...”

林涛捧起对方的脸，直视着那有些雾欲留恋的眸子，

“今后不要再和别人做这件事。”

“彼此彼此。”

早年留学间不是没见过西方人坦荡的情慕，秦明对和林涛的关系变化也只感自然而然，每天早上出现在家门口，送自己到校门附近后笑说只当是练军了再溜小跑着回去复职的背影，偶尔下班也能在校门附近看到的等候着的身影，又或者更多时候提一条新鲜鲫鱼敲门的笑脸，再有几次公事公办的军装出现在办公室，还有旁人在时走前不忘轻拍自己的肩侧，没有旁人在时则是大方不含糊的吻，只是局势再恶，讲堂上的粗布衫已经有段日子没有出现过了，秦明为此偶尔还会有些轻叹。

有了上次的事，吴校长不敢再轻易招惹秦明，只是校园内务依旧吵杂，转进九月，事态大变东北沦陷，举国上下无不怒哀，校园内更是一片激愤，林涛更为此军务几乎忙不见人，一个月后，清华大学终委任同为理学院的物理系教授梅贻琦先生为新任校长，校园内务终复归清妥。

时光再经流转，纷难中更不多察飞逝，不知不觉间转入37年，这天下班时分，知了声声中，秦明一眼便望见林涛正站在不远处等着自己，虽然林涛一直没有调离驻京，但战事步步恶化，二人其实早已聚少离多，今日得见这身影时，竟记不起上次见他等在这里是何年月，秦明紧了紧手里的书包，林涛见了来人立刻露出笑脸，接过了他的书包，这张笑脸却还是那般让人沉静无忧，秦明的笑意也跟着挂上眼梢，

“累吗？今天想和你一起走走。”

秦明自知林涛话外有因，点了点头，两个人穿行在树木仍郁葱的街道上，林涛一直笑着和自己在说些以后的事情，

“有机会真想去你念书的地方看看，”

秦明却没有说话，看着此时街景在盛夏的怒放里也藏不住些许落败，暮阳中更显苍凉，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他已感到林涛是来告别，其实大学也不日便会南迁，去年冬天梅校长就开始着手准备，秘密运出的一批书籍仪器秦明也有参与协组，离别的脚步只怕是已近至眼前，

“还是回去吧。”

林涛说着轻轻揽了揽秦明的肩，二人回了秦明在大学附近的小宅，屋门刚闭未及站定，秦明只觉得自己被一双臂膀紧紧环入怀里，他看不清的林涛的表情，却感觉那人的每一丝发梢都透着不舍，秦明并没有说话，而是回抱住对方的背脊，轻轻拍拂，等他开口，

“我明天就要走了。”

林涛的声音苦涩气闷但又透着坚毅果决，秦明深吸了一口气，该来的还是要来，长久的沉默中，两个人谁也没有说话，只是站在还依旧黑漆的屋子里紧紧相拥，最终秦明出了声，

“大学也在计划南迁，你...去哪里？”

林涛随这话抬起头，然后也没有答话，直接吻住了对方的嘴唇，不舍之意留恋之心让这个吻也更加缠绵，直到感觉怀里的人呼吸开始急促，他才停了下来，

“二战区。”

“调任...吗？”

秦明自知这个问题狭隘了林涛，然而即便黑暗中，秦明仍感对方带着疼爱和愧疚露出了轻笑，

“自荐。”

随后他又吻了下去，林涛自然也愿日日伴在秦明身边，甚可谓此生唯一夙愿，然军魂使然国之有难，纵有千般不舍万般无奈，也不得不告别心中所爱，轻细绵柔带着浓烈的爱涌，两个人却都明了，烽火乱世，每一次告别都有可能是永别，这份爱恋只是如此表达还远远不够。

“把军装给我。”

秦明还在微微喘息，却已经点亮了灯，正从柜中拿出针线，接过了林涛脱下递来的军装，二人一言不发坐在灯下，林涛安静的看着秦明将军装衬衫上的每一颗扣子取下，又细细重缝，神色轻柔中带着淡愁，一针一线，缝入思念与牵挂。

衬衫上似乎还有着林涛的体温，秦明终于缝好了最后一枚白扣，正欲给他穿回身，却见林涛此时上身半赤，大小伤疤在麦色肌肤上纵横，秦明伸手拂过，甚至有些磨手，不自觉覆唇而上，轻轻吻过几处，

“别等我。”林涛捧过秦明的脸，说着拿出他衬衣口袋里的教师证，摘下了那张照片，又拿过秦明还未递来的衬衣，放进了胸前侧兜里，

“不会等。”秦明也拿过刚才缝衫前放在了桌子上的军官证，存下了那张照片，夹在自己的教师证里。

两相对视，眼神中互映着了然而肯诺，林涛终于不再只是细吻，唇齿间的相依变得狂躁，一双手探入秦明腰侧，上下游走间也已经除了怀中人的外衫，只有属于肌肤的贴合如此细密真切，让夏日的夜晚更显燥热，别等不等的誓言正渴求着更深刻的铭记，林涛停了手，意识纷乱眼神迷蒙中，却还是敛了理智望向怀中的人，

“你可想好？”

秦明直视着他，没有一丝犹疑，

“今日从你，此生无憾。”

人生欢爱本应是至乐，然而此时此刻这场交合不仅仅灌荡着爱涌，却也雕琢着不敢说出口的期许，一次次在体内冲荡的热意不断刻下别等我的渴求，一次次包容的暖穴也无声回应着不会等的承诺。

林涛终是没有再回来，倒在血色中时，不知为何，除了秦明的脸，林涛还看到了那断戟，似有武者终葬于沙场的了然，那日所谓别等便是怕会有今日，但若问真心想说，却是能许你一句，等我接你。

秦明也终是没有再等，那张自己被血色浸染早已干透发黄的照片递到手中时，他只觉天旋地转便坠入无边黑暗，不知多久后，暗中走近一人欲牵，却又似有犹，秦明则毫不犹豫伸手相随，不等不等，怎能不等，等你终至。

断戟不知流落何处，无人再见。

“老秦，你快来看看！”

秦明随着这一声叫立刻醒了过来，办公室的挂钟正写在凌晨两点，李大宝站在门口急焦的冲他招着手，

“可是不得了，你说的那折戟上还真有个字！”

“什么字？”秦明本还有些迷蒙的意识立刻被这句话唤醒，

“桑，桑树的桑字。”

李大宝甚至伸手在空气中写着，二人走进修复室时，一群人正围站在一能隐约看出赤青相见的折戟前，

“秦主任！”

见秦明走了进来，一群人赶快让出了位子，

“老秦，你行啊，你怎么知道那里有字？”

李大宝说着不禁又感叹了一句，这折戟上布满了泥灰，随此次科考出土纯属偶然，后又怕破坏其结构，不敢大幅冲刷，只能小心磨洗，秦明确立刻指着其中的一个部分，说这后面有字，

“...直觉。”

其实这折戟让秦明有着说不出的熟悉，他也不知道为何，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仿佛有人告诉过他那里写着字一般，

“桑...”

秦明细细思量着这个字，他立刻拿过了冲洗刷，并不怕碰坏戟身，有些用力的磨掉了外皮的灰泥，赤青相见越发明朗，秦明却越来越觉得熟悉，似乎有什么要冲荡而出。折戟被完全冲刷出了本来面貌，秦明确立刻命李大宝为其拍照，

“传出去，看看是否能找到另外的戟身。”

大概半年以后，就在李大宝都已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的时候，却收到了封寄件，打开细看，李大宝心里一惊，赶快跑进了秦明的办公室，

“老秦，还真的找到了！”

只见牛皮纸信封里有一张照片和一封信，上面是一根赤红相见的长棍，寄件者是相距不远城市的一间考古所，秦明第二天便启程造访，所长亲自招待了秦明，这根不是为何的长棍在他们这里已经很多年了，一直置管在存放室深处，虽然他的照片半年前就发来了，却几乎没人想起过，还是所里最近新调来的安保队长不久前无意间看到了秦明发来的照片，这才提出那根仓库深处的长棍或许便是这折戟的下半部分。

秦明立刻去了存放室，那根长棍已经在台面上摆好，旁边还站了一个人，那人一身制服，站的笔直，见秦明跟着进来，微笑伸手，

“你好，我叫林涛。”双手交握，仿佛有一股细细电流涌过，秦明直看着他的眼睛开了口，

“秦明。”

林涛随这话细微一愣，随即笑着微微点头，笑容明亮，

“早听所长说秦主任年纪轻轻却专业过硬，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年轻，希望我不是看走了眼，劳你白跑这一趟。”

秦明随着这话立刻细察台面上已经放好的长棍，赤青色分布均匀，和折戟完全一致，又拿出了戟头的照片，细查断裂的缺口，却发现即便年份还没来得及断定，但显然这器物年代久远，然而这缺口没有被磨平，还保存着原有的折痕，似乎完全吻合，这让秦明不禁有些暗惊，毫无察觉林涛也凑了近来，

“看来是一件无误了。”

耳边响起说话声让秦明心里跟着一跳，回头只见林涛的侧脸，他有些怔愣，随后问道，

“你是如何留意到这长棍的？”

林涛已经移开了一定的距离跟着站直，笑着答道，

“刚上任的时候，我盘点过存放室，后来无意间在系统里看到了发来的照片，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特别熟悉，立刻想到了这根长棍，给所长展示过后，他也认同，便联络了你们。”

“你说，觉得熟悉？”秦明被这话微微触动，不禁追问，

“对，好像很熟悉一样，不过也可能只是我的错觉。”

这器物没有耽搁，当日便准备运回秦明所在的研究院，林涛作为安保队长，亲自随行押运，小队加上秦明一共五人，路途虽然不远，但若是驾车也还需要一些时间，眼看夜色已深，虽是高速但夜路终归有些危险，林涛特意换下了正开车的人，

又细心查看了一番器物，此时已值初冬，入夜后天气寒凉，林涛见秦明来的仓促所着单薄，在车座上似有些发冷般蜷缩，便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了他的身上，又细心调好暖风，这才继续上路。

只是车上终归睡不安稳，没过多久秦明转醒，他看着林涛聚精会神的侧脸，不知为何有些移不开眼，随即他发现身上正盖着衣服，在对方驶来的车灯映照下，他认出这是林涛的外套，心中一暖跟着坐直，听到身后有动静，林涛看了一眼后视镜，发现秦明醒了过来，轻声道，

“再睡会吧，到了城里估计要天亮了。”

“没关系，我醒了。”

秦明想起林涛说觉得这戟身甚为熟悉，又看了看身边的器物，心下里更加精神，便让他停了车索性坐上了副驾驶，绑好了安全带的间隙，看林涛正打量着自己，

“怎么了？”

林涛笑着摇了摇头，并没有说出他实际上对秦明也感到十分熟悉，

“没什么，就是感觉你们工作也挺辛苦的，为了一个器物能完整，又等又找，一年半载的只怕也是常事？”

“有时候是，就比如这戟，造型虽然不算奇异但材质颜色都显不俗，我查阅了很多史书，却并没有明显记载，只有上古传说故事中有些端倪，但毕竟是传说不可做学术依据，所以还需要送回去合成整体，再做研究。”

林涛边听边细细点头，又叮嘱着让秦明再休息会。车子驶入研究院前的小空场时，天已大亮，李大宝和几个研究员早就等在了门口，却见秦明下来时居然穿了一件明显不是自己的外套，这在李大宝眼里还是第一次见，秦明平日里对穿着十分讲究，更别提随意穿他人衣物，李大宝正打量着，就见秦明身后跟着一个衣着明显差了外套的人，正忙着把车上的物品拿出来，看来这外套应该就是他的了。

秦明自从进了研究院就一头扎进了修复室，林涛坐在研究院的走廊长椅上，屋外隔着玻璃投射的暖阳正照在身上，夜车积累的疲惫也跟着日晒蒸腾，不禁开始感到困倦，最终睡了过去。李大宝中间出来替秦明拿东西的时候，就看见靠在长椅上睡着的林涛，转脸随口和秦明交待了一声。

只是等她从办公室拿来秦明要的文件时，却见林涛的身上正盖着早前秦明穿过的那件外套，李大宝隔着镜片不自觉的细细打量了林涛几眼，以秦明这种一旦钻进修复室连自己渴不渴都意识不到的人，竟然会中途出来给人盖衣服，她顿时感觉自己似是窥到了一丝非常不一样的端倪。

等到林涛醒来时，已经临近中午，身边不远处的修复室门口站了很多，林涛看了看身上的衣服，又有些迷茫的看着人群，就见李大宝走了出来，先是把一群人轰开，侧头一看林涛已经醒了，立刻笑着走了过来，

“林队长？老秦找你，跟我来吧。”

林涛先是有些没反应过来，随即头脑开始清醒，站起身时把外套放在一旁，露出了笑意，

“叫我林涛就行。”

随着李大宝走入修复室后，还围着的人群立刻被关在了门外，林涛却对周遭一切毫无察觉，此时已经被台面上放着的两节折戟吸引了目光，秦明仔细看着他的表情，眼神中闪着说不出情绪的光彩，

“你可听过桑轭？”

林涛随着这句话抬起头，四目相对，却都只觉得对方的眼眸更为熟悉，仿佛早已对视过无数次，

“没有。”

林涛轻轻摇头，他确实没听过这个名字，秦明点了点头，然后走近了台面，

“我已经对比过了，确实是同一支戟。”

“要修复吗？”林涛看着台面前平行放在一起的戟头和戟身，有些自然自语的问道，秦明跟着微微皱了眉，

“还不确定，修复也有很大难度，”

说着秦明拿起戟身，准备与戟头贴合在一起，

“先试一下。”

秦明没想到的是，两节断戟折口处细细贴合不失毫厘，仿佛不曾断裂过一般，甚至感到手心中有些发热，正有些愣怔间，林涛也轻轻在戟身底部细细抚过，那眼神似乎是在看望着一位故交，只是他自己都毫无察觉。

李大宝站在一旁看着这一幕，不知为何感觉自己似乎有些多余，就在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宝哥，食堂可就要关了啊！”

李大宝跟着这句话立刻来神，

“老秦，人家一路颠簸把你和戟身送回来，一顿午饭总要关照。”

说着已经站到了门边，秦明这才意识到林涛其实也还没吃饭，三人来到食堂时，里面早已空无一人，执勤的管理员指了指远处桌上的三个餐盘，对秦明几乎从不会按饭点来食堂早就见怪不怪。

“林涛，我们食堂就这标准了，你凑合凑合。”

李大宝正往嘴里塞着两大口米饭，话也说的含含糊糊，

“没事，挺好的，比我们所的好多了。”

两个人随意的闲聊着，秦明却一言不发，只是偶尔会看林涛几眼，李大宝转眼便风卷残云，站起身端着盘子一抹嘴，

“我先走了，还有个报告得赶一下，老秦你别跟闷葫芦似的，跟人家多聊聊。”

说着已经一溜烟儿的跑了出去，偌大的空间里，只剩两个人，秦明还是没说话，林涛甚至觉得自己勺子落在餐盘上的撞击声都透着回音，抬头看了看秦明，发现对方虽然正略低着头，但嘴角上还挂着一粒米，并毫不察觉，林涛不禁笑了出来，也没多想伸手覆了上去。

秦明看着眼前原本盯着的手突然探近，随后拇指扫过自己的嘴角，他一惊，抬起头便迎上林涛带着笑意的脸，心里却跟着一阵乱跳，

“有粒米。”

林涛不知道他看着秦明的眼神里带着爱慕，秦明也不知道自己回望的眼神里色彩相同。

那天晚上林涛并没有停留，和队友一起离开了研究院，虽然本意是想留待秦明进一步确认折戟的情况，只是所里也有任务不好耽搁。走前林涛去道别时，两个人却心里都有着毫无缘由的不舍，虽不是那般强烈，但这不舍就像是细细撩拨的情丝，轻柔似无痕，却余响不绝心。

李大宝还是第一次见秦明会在工作中愣神，队员也是第一次见闲聊时林涛并没有参与。

自那天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秦明总会做梦，梦支离破碎却又似乎连贯，仿佛历经了四场死别，可每次转醒时梦到的内容实则模糊不清竟记不起一丝细节，但脸上所挂的泪痕又是如此清晰，并总在不受控的涌出。这日夜，秦明又做了一个梦，然而和前面所有的梦都不同，他只是站在一片暖色里，有个人影正在慢慢走近，随后一张同样被泪水浸漫的脸庞映入眼帘，泪光中四周一片蒙蒙雾雾，但秦明终于看清了这张脸庞，那人正是林涛。

秦明随着这个梦惊醒，这才发现原来自己在修复室里睡着了，但他顾不得抹掉脸上的泪痕，心中只有一个急切的念头便是想要见到林涛，正在他有些慌乱的终于找到电话，拉开屋门就要迈步时，门外正站着他想要见的人，手也还停在半空似正要敲门。两相泪目对望中无需一言便诉尽情愁，他拉过林涛走进屋内，门扉刚闭便被人揽进怀里，双臂紧紧环绕似要将自己融进骨血一般，秦明不顾林涛身上还带着的寒气，也伸手回抱住这份包裹的暖意，

“我最近总在做一个梦，梦里的那个人就是你。”

林涛的眼神中喜悲掺杂还带着些许水色，秦明伸手抚过他还有些冻红的脸颊，

“我想我们的梦是同一个梦。”

林涛的手还有些微凉，但秦明却觉得此时燥热的脸颊上这个凉意让人安心，对方正直视着自己，

“只是抛开这个梦，自从那天回去以后，便总会想起你，想过联络你，却又怕打扰你。”

林涛的半张脸还藏在一条深蓝色毛呢围巾下，秦明随着这句话却凑近前去轻轻吻了一下，

“来自你的联络怎么会是打扰。”

林涛随着这句话立刻摘掉了围巾，也不管是否掉落在地，他伸出手细细摩挲掉秦明唇边还沾着的些许毛呢纤维，然后也跟着吻了下去。

窗外冬意虽浓，然屋内暖怀若春，唇齿似夏。

李大宝之后看着林涛三五不时的就会往研究所跑，秦明也抽空就会去邻市的考古所看看，到最后林涛索性申请了调职，和秦明一起颇有些出双入对不可分割的意思。而在她又仔细查阅过关于桑樾一切可以找到的消息，甚至包括民间杂谈市井传说后，却又觉得这出双入对仿佛必然般透着些许宿命感的果决，没有迟疑没有退缩，勇往直前的让她甚至心底都泛起莫名感动的意味。

折戟在这之后并未修复，戟头戟身被悉心保管在一起，劫难杂稠的漫长岁月后，又一次彼此相依在研究所的存放室里特意为他们布置的一个柜子中，就好似这一对人，兜兜转转历经生生世世死别无期，只为再遇你。

有阴影的地方也必有光，桑樾又遇，再无分离。